

詳註
校正

三蘇文集

東坡集
唐乾署

詳註
校正

蘇東坡文集卷之七

宋眉山蘇東坡先生著

後學

紹興湯壽銘滌先訂
蕭山謝璿政齊註

傳

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菴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旣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

詳註
校正

蘇東坡文集

卷七

傳

會文堂書局印行

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時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克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茅坤曰。烟波生色。劉大櫟曰。鹿門烟波生色四字。足盡此文之妙。

光黃

二州名。光州治今河南潢川。黃州治今湖北黃岡縣。

朱家郭解

並漢時大俠。朱家魯人。郭解河內軹人。

岐亭

故城在湖北麻城縣。

方屋

屋帽之頂也。晉書江左時野人已著帽。但頂圓耳。後乃高其屋云。

方山冠

漢制似進賢冠。四時祀宗廟。樂人舞。併用之。唐宋時則爲隱士冠。

陳慥

字季常。眉州青神人。岐山縣名。今屬陝西。

率子廉傳

率子廉。衡山農夫也。愚朴不遜。衆謂之率牛。晚隸南嶽觀爲道士。觀西南七里。有紫虛閣。故魏夫人壇也。道士以荒寂莫肯居者。惟子廉樂居之。端默而已。人莫見其爲所。然頗嗜酒。往往醉臥山林間。雖大風雨至。不知虎狼過其前。亦莫害也。故禮部侍郎王公祐。出守長沙。奉詔禱南嶽。訪魏夫人壇。子廉万醉不能起。直視公。

曰。村道士愛酒。不能常得。得輒徑醉。官人恕之。公察其異。載與俱歸。居年餘。落漠無所言。復送還山。曰。尊師韜光內映。老朽所不測也。當以詩奉贈。既而忘之一日。晝寢。夢子廉來索詩。乃作二絕句。書板置閣上。衆道士驚曰。率牛何以得此。太平興國五年六月十七日。忽使謂觀中人曰。吾將有所適。閣不可無人。當速遣繼我者。衆道士自得王公詩。稍異之矣。及是。驚曰。天暑如此。率牛安往。狼狽往視。則死矣。衆始大異之。曰。率牛乃知死日耶。葬之嶽下。未幾。有南臺寺僧守澄。自京師還。見子廉南薰門外。神氣清逸。守澄問何故出山。笑曰。閑遊耳。寄書與山中人。澄歸。乃知其死。驗其書。則死日也。發其塚。杖屨而已。東坡居士曰。士中有所挾。雖小技不輕出也。況至人乎。至人固不可得識。至人者。豈易得哉。王公非得道。不能知率牛之異也。居士嘗作三槐堂記。意謂公非獨慶流其子孫。庶幾身得道者。及見率子廉事。益信其然。公詩不見全篇。書以遺其曾孫鞏。使求之家集而補之。或刻石置紫虛閣上云。

魏夫人

晉魏舒女志墓神仙樓
衡山後託劍化形而去

三槐堂記

見王定國
後鞏詩集序

萬石君羅文傳

羅文歛人也。其上世常隱龍尾山。未嘗出爲世用。自秦棄詩書。不用儒學。漢興。蕭何輩又以刀筆吏取將相。天下靡然效之。爭以刀筆進。雖有奇產。不暇推擇也。以故羅氏未有顯人。及文資質溫潤。縝密可喜。隱居自晦。有終焉之意。里人石工獵龍尾山。因窟入。見文塊然居其間。熟視之。笑曰。此所謂邦之彥也。豈得自棄於岩穴耶。乃相與定交。磨礪成就之。使從諸生學。因得與士大夫游。見者咸愛重焉。武帝方向學。喜文翰。得毛穎之後。毛純爲中書舍人。純一日奏曰。臣幸得收錄。以備任使。然以臣之愚。不能獨大用。今臣同事皆小器。頑滑不足以置左右。願得召臣友人羅文以相助。詔使隨計吏入貢。蒙召見文德殿。上望見異焉。因玩弄之曰。卿古居荒土。得被漏泉之澤。涵濡浸漬久矣。不自枯槁也。上復叩擊之。其音鏗鏗可聽。上喜曰。古所謂玉質而金聲者。子真是也。使待詔中書。久之。拜舍人。是時墨卿楮先生皆以能文得幸。而四人同心相得。歡甚。時人以爲文苑四貴。每有詔命典策。皆四人謀之。其大約雖出於上意。必使文潤色之。後然琢磨以墨。卿謀畫以毛。

純成以受楮先生使行之四方遠夷無不達焉上嘗嘆曰是四人者皆國寶也然重厚堅貞行無瑕玷自二千石至百石吏皆無如文者命尙方以金作室以蜀文錦爲薦褥賜之其後于闐進美玉上使以玉作小屏風賜之并賜高麗所獻銅瓶爲飲器親愛日厚如純輩不敢望也上得羣才用之遂內更制度修律歷講郊祀治刑獄外征伐四夷詔書符檄禮文之事皆文等預焉上思其功制詔丞相御史曰蓋聞議法者常失於太深論功者常失於太薄有功而賞不及雖唐虞不能以相勸中書舍人羅文久典書籍助成文治厥功茂焉其以歛之祔門三百戶封文號萬石君世世勿絕文爲人有廉隅不可犯然搏擊非其任喜與老成知書者游常曰吾與兒輩處每慮有玷缺之患其自愛如此以是小人多輕疾之或讒於上曰文性貪墨無潔白稱上曰吾用文掌書翰取其便事耳雖貪墨吾固知不如是亦何以見其才自是左右不敢復言文體有寒疾每冬月侍書輒面冰不可運筆上時賜之酒然後能書元符中詔舉賢良方正淮南王安舉端紫以對策高第待詔翰林超拜尙書僕射與文並用事紫雖乏文采而合色尤可喜以故常在左右

文浸不用。上幸甘泉，祠河東，巡朔方，紫常扈從。而文留守長安禁中。上還，見文塵垢面目，頗憐之。文因進曰：「陛下用人，誠如汲黯之言。後來者居上，耳。」上曰：「吾非不念爾。以爾年老，不能無少圓缺故也。」左右聞之，以爲上意不悅。因不復顧省。文乞骸骨，伏地上。詔使駙馬都尉金日磾翼起之。日磾胡人，初不知書。素惡文所爲，因是擠之。殿下顛仆而卒。上憫之，令宦者瘞於南山下。子堅嗣。堅資性溫潤，文采縝密，不減文。而器局差小。起家爲文林郎，侍書東宮。昭帝立，以舊恩見寵。帝春秋益壯，喜寬大博厚者，顧堅器小，斥不用。堅亦以落落難合於世。自視與瓦礫同。昭帝崩，大將軍霍光以帝平生玩好器用，後宮美人，置之平陵。堅自以有舊恩，乞守陵。拜陵寢郎。後死，葬平陵。自文生時，宗族分散四方，高才奇特者，王公貴人以金帛聘取，爲從事舍人。其下亦與巫醫、書算之人游，皆有益於其業。或因此致富焉。贊曰：羅氏之先無所見，豈左氏所稱羅國哉？考其國邑，在江漢之間，爲楚所滅。子孫疑有散居黟歙間者，嗚呼！國旣破亡，而後世猶以知書見用，至今不絕人，豈可以無學術哉？

羅文硯也石材可以飲州有羅紋山其地產歙縣名今屬安徽龍尾山在安徽婺源縣東石硯

于端毛穎筆也韓愈傳漏泉漢書德澤上昭天下滲泉無所漏墨鄉林也上林賦藉翰

以爲楮先生紙也韓愈毛穎傳二千石百石秩皆以石計尙方官署名于闐客卿

新疆西域國名今祁門今安徽縣萬石君漢石奮及其四子皆官元符宋哲宗年號按

帝有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等年號淮南王安漢宗端紫端溪石爲硯至妙益墨甘泉漢宮河東

上漢武帝立后土祠于汾陰朔方郡名今內蒙後來者居上史記汲黯曰陛下用

上者居金日磾漢武帝時入官賜姓金氏平陵漢昭陵羅國春秋小國黟山名在

墓誌銘

范景仁墓誌銘

熙甯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爲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上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爲傳而後死者則知其墓故君實爲景仁傳其略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軾幸得游

二公間知其平生爲詳。蓋其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常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鐘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君實之沒。軾旣狀其行事。以授景仁。景仁誌其墓。而軾表其墓道。今景仁之墓。其子孫皆以爲君實旣沒。非子誰當誌之。且吾先君子之益友也。其可以辭。公姓范氏。諱鎮。字景仁。其先自長安徙蜀。六世祖隆。始葬成都之華陽。曾祖諱昌祐。妣索氏。祖諱璩。妣張氏。累世皆不仕。考諱度。贈開府儀同三司。妣李氏。贈榮國太夫人。龐氏。贈昌國太夫人。開府以文藝節行。爲蜀守。張詠所知。有子三人。長曰鏞。終隴城令。次曰錯。終衛尉寺丞。公其季也。四歲而孤。從二兄爲學。薛奎守蜀道。遇鏞。求士可客者。鏞以公對。公時年十八。奎與語。奇之。曰。大范恐不壽。其季廊廟人也。還朝。與公俱。或問奎入蜀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於世。時故相宋庠與弟祁名重一時。見公稱之。祁與爲布衣交。由是名動場屋。舉進士。爲禮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因

擢置上第。公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釋褐爲新安主簿。宋綬留守西京。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諸朝。爲東監直講。用參知政事。王舉正薦。召試學士院。除館閣校勘。充編修。唐書官當遷校理。宰相龐籍言。公有異材。恬於進取。特除直祕閣。爲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兼管句國子監。上疏論民力困弊。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爲經費。而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宗鐵轉運。或判戶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葬溫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陵使。公言。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問前後議異同狀。又請罷焚瘞錦繡珠玉。以紓國用。從之。時有敕。凡內降不如律令者。令中書樞密院及所屬執奏。未及一月。而內臣無故改官者。一日至五六人。公乞正大臣被詔故違不執奏之罪。石全斌以護溫成葬。除觀察使。凡治葬事者。皆遷兩

官。公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太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斌等告敕。文彥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公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公發之。又乞令宗室屬疎者補外官。仁宗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公曰。陛下甄別其賢者顯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甯初。卒如公言。仁宗性寬容。言事者務訐以爲名。或誣人陰私。公獨引大體。略細故。時陳執中爲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躓之。仁宗卽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爲。公獨奮曰。天下事尙有大於此者乎。卽上疏曰。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旣薨。眞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眞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系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因闔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爲急兵。公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

料兵孰急於此者乎。今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則其禍豈獨一死而已哉。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聞者爲之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公上之不豫。大臣嘗建此策矣。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公復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公泣。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鬚髮爲白。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判流內銓。修起居注。除知制誥。公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儲嗣事。以仁宗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動上心。及爲知制誥。正謝。上殿面論之曰。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又因裕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卒。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改右諫議大夫。

英宗卽位。遷給事中。充仁宗山陵禮儀使。坐誤遷宰臣官。改翰林侍讀學士。復爲翰林學士。中書奏請遣尊濮安懿王。下兩制議。以爲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下尙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乃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平帝爲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旣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於是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爲五篇。奏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陳州。陳饑。公至三日。發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及奏。監司繩之急。公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陳人至今思之。神宗卽位。遷禮部侍郎。召還。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羣牧使。旬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公言。故事。門下封駁制敕。省審章奏。糾舉違滯。著於所授敕。其後刊去。故職寢廢。請復之。便知所守。從之。糾察在京刑獄。王安石爲政。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爲青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于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歛以便農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

衰亂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五百步與五十步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貿易。一人下其直以相傾奪。則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邇英閣進讀。與呂惠卿爭論上前。因論舊法預買綃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敝法也。若陛下躬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奈何。更以爲比乎。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送條例司疏駁之。諫官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析。公皆封還其詔。詔五下。公執如初。司馬光除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辭免。公再封還之。上知公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公奏曰。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許之。會有詔舉諫官。公以軾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溫彈奏軾罪。公又舉孔文仲爲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之。不報。時年六十三。卽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罰事。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爲公懼。公上表謝。其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

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人更以爲榮焉。公既退居。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爲令。久之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暮年而後還。軾得罪。下御史臺獄。案公與軾往來書疏文字甚急。公猶上書救軾不已。朝廷有大事。輒言之。官制行。改正議大夫。今上卽位。遷光祿大夫。初。英宗卽位。祔仁宗主而遷僖祖。及神宗卽位。復還僖祖。而遷順祖。公上言。太祖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祖同。僖祖不當復還。乞下百官議。不報。及上卽位。公又言。乞遷僖祖。正太祖東嚮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維上言。公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論奏。先帝追錄其言。存沒皆推恩。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爲言者。雖顏子。不伐善。介子。推不言祿。不能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特詔長子清平。縣令百揆。改宣德郎。且處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詔語有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爲我強起。無或憚勤。公固辭不起。天下益高之。改提舉嵩山崇

福宮公仲兄之孫祖禹爲著作郎。謁告省公于許。因復賜詔。及龍茶一合。存問甚厚。數月復告老。進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公與司馬光皆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爲獨得於心。元豐二年。神宗詔公與劉凡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公作律尺。合升斗豆區。黼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劉凡卽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公謝曰。此劉凡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獻之。自以爲嫌。乃先請致仕。旣得謝。請太府銅爲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獎。以樂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時公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二年閏十二月癸卯朔。享年八十一。訃聞。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光祿大夫。諡曰忠文。公雖以上壽貴顯。考終於家。無所憾者。而士大夫惜其以道德事明主。閱三世。皆以剛方難合。故雖用而不盡。及上卽位。求人如不及。厚禮以起公。而公已老。無意於世矣。故聞其喪。哭之皆哀。公清明。

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爲主之。客其家者。常十餘人。雖僦居陋巷。席地而坐。飲食必均。兄鑑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之曰百常。以公蔭。今爲承議郎。公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溫。直溫之子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異端之說。其文清麗簡遠。學者以爲師法。凡五入翰林。知嘉祐二年。六年。八年。及治平二年。貢舉。門生滿天下。貴顯者不可勝數。詔脩唐書。仁宗實錄。王牒。日歷類篇。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議論。未嘗不與。契丹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却胡騎。及奉使契丹。虜相曰。此長嘯公也。其後兄子百祿。亦使虜。虜首問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內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樂書三卷。國朝韻對三卷。國朝事始一卷。東齋記事十卷。乃筆八卷。積勳柱國。累封蜀郡開國公。食邑加至二千六百戶。實封五